

(十五) 安遜的過去

安遜的過去並不尋常。

安遜生長在一個比中產階級富裕得多的家庭，有著所有充裕家庭孩子的特徵。他的父母親盡量滿足他的要求和需要，一直不拒絕他。包括安遜的父母親，無數類似家庭的父母親都知道這種養育孩子的方針不大正確，但整個社會的趨勢，加上公私校缺乏教育正確的的態度，令到個別家庭無助，無法走出一條新的家庭教育路線。富裕家庭子女問題越來越多。

當安遜漸漸長大，有些要求已不是父母親可以答應，甚至容忍。家庭關係於是轉變得緊張。主要的原因是少年安遜越來越不檢點的私生活。

安遜的父親高大，這一點安遜得到了遺傳。他的母親美麗，這一點他亦得到了。所以安遜小時候俊俏，逗人喜愛，長大了則高大英俊，得到的是女孩子的歡心。

安遜更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孩子，學業上不但名列前茅，各種體育運動也有驕人的成績。這也是他父母親沒有法子拒絕他的要求的其中一個原因。但是，由於太容易得到了物質的供應，安遜從來就不會珍惜這些東西。所有玩具，電腦遊戲，時服等物件，用上了兩三個星期便丟到儲物室裏。他的父母屢次解釋無用，也只好將這些東西捐贈到慈善機構。幸好安遜也從不介意。安遜的外婆為此卻最為擔心，臨終前都在告介女兒，這個孩子沒有「心」，將會替家庭帶來禍害。

進入初中不久，安遜開始對男女關係產生興趣。其實這是人類的一種生理需要，但好像其他人類的慾望一樣，如果缺乏了節制，則將會對其他人，甚或者是自己帶來傷害。安遜的父母親是天主教徒，但正如其他有宗教信仰或有優秀文化的家庭一樣，並未能夠將其中的價值觀念帶給年青的一代。或許任可珍貴的價值觀念，都需要個人用經驗去開發。不過這些個人的經歷，有時候卻是痛苦的。

自從安遜出生，他的母親便放棄了工作，留在家裏全心地照顧孩子由於家庭聘請了鐘點傭人打理家中一切事務，所以安遜的母親可以說是一個全職母親。這是很少的美國家庭可以負擔的。也由於這個原因，做母親的對孩子的一舉一動都非常清楚，也因為太清楚，而更為份外擔心。最初安遜只是跟女孩子打情罵俏，但好快就進而摟摟抱抱，甚至在學校的門口跟女孩子熱吻。不過父母親最難以接受的還是安遜的貪新鮮的壞習慣。到了畢業的時候，少年安遜已經成為該初中的傳奇人物，因為有超過四分之

一的女同學都曾經跟他要好過，而每一次當他轉移目標時，則或多或少的對一個女孩造成情緒上的傷害。為此父母親接到頗多隣里的投訴，亦開始和安遜產生磨擦。不過安遜我行我素，他遠的地方不能去到，但騎了腳踏車，方圓幾里路總是可以自行出入。每一次他離家去「玩耍」時，安遜的父母真不敢想像下去。安遜有的是無線電話，但像無數的其他孩子一樣，他就是不會接家裏的電話。做父母的可以除消電話服務嗎？答案大家都知到。真具諷刺性。

安遜以全校第一名的身份畢業。但他並沒有進入父親為他選擇的一所著名私校繼續高中。他選擇了一間公校。安遜知道私校的行為管教較嚴，他沒有這個必要和時間去和學校中的訓導人員和老師發生衝突。進入高中之後，安遜開始對東方的武術發生濃厚的興趣。他的父母親希望轉移他對女孩子的狂熱興趣，所以讓他到著名的武術學校去學習。可是，安遜故然陶醉於武術，但更變本加厲地去發展男女關係。到了高中二年級時，他帶女孩子到家中「嬉戲」已經是家常便飯，只難為了母親，故不知道是離開，還是留在家裏的好。為了兒子的放任行為，母親終於患上了神經衰弱症，健康開始走向下坡。到了三年班的時候，安遜的父親在不能夠忍受兒子加於愛妻的壓力之前題下，向安遜發出最嚴厲的警告。可是安遜照例漠視不聽，認為這是自己的自由和生活模式，父母親無權無理干預。一個下午，他的父親與家庭律師突然回到家裏，將安遜的女友「送」走。這一次是攤牌性的衝突，在這之前，安遜的父親作了很多的法律上和財政上的安排。

經過這次之後，安遜就沒有帶女孩子回到家裏，但並不表示他沒有跟女孩子在外面荒唐。父母親對這個孩子傷透了心，也沒有什麼期望了。安遜終於高中畢業，並且是全校最高成績的一個，他在電腦和物理學科上更是出眾。他拿取了東部麻省理工學院最高的獎學金，於是離開加州柏克萊，到遙遠的東北部攻讀物理學。六年之後，安遜拿到了博士學位，跟著留在麻省理工學院做研究高能物理課題和教書，轉眼間就過了十二年。在這一段時間裏，他從沒有回到過柏克萊，再沒有見過父母一面。在學術界他有了崇高地位，但卻沒有改變他對男女關係的態度，在校園裏面，他是出了名的風流教授。由於男女感情關係的糾纏風波，安遜曾好幾次受到襲擊，不過都被他擊退伏擊者，因為在這一十八年間，他從沒有停止過學習東方武術，並曾經兩次到日本深造「合氣道」。校方也採取了忍容的態度，因為安遜的研究得到國家科學基金及國防科學基金的龐大經費。

第十八年的冬天，他得到一份誠意邀請到加州利花摩亞國家研究實驗室當首席研究員。這一項的邀請令到他想起了「家」，因為它就在利花摩亞和柏克萊中間。人的思維是種奇怪東西，有些時候可以經年累月不去

想一些事，但當契機來到，它就可以纏著你不放過。安遜想起了太多的事情，甚至可以追溯到兒時生病時父母親那種焦慮心痛的神態。當他離開父母親時，類似的神態也出現過，但卻加上了失望和痛苦。安遜始終是一個有智慧的人，加上事實上他已經三十五歲了，他忽然認識到他徹底地傷害了最愛他的父母親，亦刺傷了無數女孩子的心。一時之間，他心靈裏充滿了父母親的那種無微不至的愛的回憶，像無數個晚上母親伴着他做家課，父親說聖經及童話故事，母親接送他上課回家，參加每一項課外活動，替他鼓掌拍照，父親教他騎單車，騎馬，射箭和放帆船，每個節日他都有禮物，每一次生日都有生日會。啊！沒有人會有比這更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再也不猶疑，因為時間無多，父母親已經六十五歲開外，隨時可以離開人世，他一定要即時作出補償。

就這樣，安遜回到了加州，回到柏克萊的老家。父母親和離家多年的兒子重聚的那一刻是無限感人的。安遜的房間保持著他離家時的原貌，但父母親卻已髮白如銀，面上有很顯著的皺紋，父親的背有些彎，母親則時常要帶着拐杖。安遜的心很痛，第一次流出了眼淚，心裏發誓要照顧父母親以後的生活起居，不再離開家園。

最初，安遜的父母親真難於相信浪子回頭。但安遜自始日出而作，日落之前便已回家，除了有宴會之外，每個晚餐都和父母親一塊進膳，假日不是到海上放船，便到農莊散步。

安遜回到帕克萊之後，重遇到兩個他以前離棄過的女孩子。一個是中學時代的同學阿美，現在是附近一間高中的教師。另外一個是在大學時代的同學妮絲，剛巧在同一個實驗室工作。安遜最初對他們感到歉意，並不敢跟他們交往，但這兩個女性卻並沒有對他忘情，於是漸漸安遜也就重新跟他們約會起來。中年的安遜開始想有個家庭，他想有個具有內在美德的妻子，就像自己的母親一樣。

自懂得男女關係以來，安遜就只會在床上和女孩子打交道，他覺得已經失去了尋找女性內在美德的能力和信心。但他慶幸有父母親可以幫忙。所以他時常在不同的場合中帶這兩個女伴回家跟父母親認識。差不多過了半年，安遜覺得一定要作出選擇，便向父母親徵求他們的意見。父母親真不敢相信安遜會在婚姻這件事上徵求他們的「決定性的意見」，最初根本不敢出主意，但在安遜誠懇的再三請求下，也就說出了自己的觀察和分析。結果是安遜娶了阿美。一年之後，他們生下了小孩。

這個結局實在太美滿了，所以並不出現於現實生活上，因為人世受因果控制。因果的關係複雜，並不單只影響個人。一個人犯上的錯誤往往拖累其他人，而他們被傷害，當然亦有其因果關聯。因果，並不是好人好

報，惡人惡報般簡單。

安遜是一個科學天才，也有很高的武術天份，但在人際關係方面，他無疑是失敗和孤立的，因為他並不認真的去關心人，甚或真正的去愛人。他的行為取決於他的個人情緒和喜好，當然，這些行為並不會超越法律的框架。所以他雖然喜歡女「性」，但他從來沒有強來，他喜歡閒來攪電腦保安，但他從來不會違法偷入其他人的電腦系統中。他有時也有去幫助義務工作，並定期捐獻給慈善機構，但這並不代表他有一個慈悲和大愛的心腸，這祇是他生活文化的一個部分。除了科學，武術，電腦和消費文化外，總括來說，安遜是一個無知的人，他不懂政治，不了解社會，不通人情世故，更不認識現實中的利害關係。如果他是一個普通的人，可能沒有特別事故發生。可惜，他是一個物理學的天才，他的研究課題有極高潛質，或許可以開創國防工業的一個新紀元。所以，美國政府和其敵對的國家一早就開始留意上他了。實質上，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經費全部來自美國國防部，而利花摩亞國家研究實驗室的招聘，其實是國防部加強對他的研究的保安的一項行動。當然安遜並沒有這種能力去發現事件背後的因由，他更不知道妮絲其實是國防部所安排的一個特種諜工。安遜對妮絲完全沒有戒心，但安遜的父母親卻擁有豐富的人生經驗，能夠覺察到一點蛛絲馬跡，所以他們最後替安遜選擇了來自同一社區，思想單純的阿美。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妮絲不能忍受自己的再次受到安遜離棄，妒火中燒的她決定要進行報復。此外，妮絲的特種訓練本來就包括了針對安遜的最大弱點，就是對女性的性愛。但是回到老家的安遜卻變了另外一個人，對妮絲故作不經意的狐媚誘惑並不「領情」，這更嚴重刺傷妮絲的「專業」自尊，她覺得沒有可能挫敗在普普通通的阿美手中，這種現實令到她更憎恨阿美。

在三角戀愛之中，受創的一方每因痛苦和妒忌而作出愚蠢的報復，最終不但殺傷了愛人和情敵，連自己也會墮入法網之中。但妮絲並不是一個普通人，她的報復計劃是小心和周詳的，大前提就是要保護自己不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和任何人的報復。她並不心急，只要看到有一天安遜受到「報應」，她就心滿意足了。

兩年多之後，妮絲終於等待到一個契機，可以發動她籌備了很久的「復仇」計劃。那一天是安遜為他的孩子擺週歲派對的日子。在這段時日中，由於安遜得到家庭的快樂，心境寧靜，他的科學研究有了更進一層的成果，國防部的情報局亦相應地加緊了對安遜的保護和監察。那一天所發生的事件的原委和背景因由，尤其是妮絲究竟作了甚麼樣的安排，已經沒有可能再追查清楚，我們只能夠記述事件發生的經過和情形。

事發當日的早上十點鐘左右，該區的情報中心接到了可靠的線報，

知道敵對國家的一個特工行動單位將會在當日擄劫安遜。這並不是個意外的消息，行動單位一早就已制訂出有關的應變方針。行動單位主管除了立即上報高層之外，立即採取行動。他們首先通知當地的警長和利花摩亞國家研究實驗室的保安主管趕到現場會合兩名秘密保護安遜的特工，然後和一小隊行動人員趕到安遜舉行派對的農莊。在途中，他們嘗試用電話接觸安遜，但發覺該區的電訊已經中斷，就是應該到達了現場的警長和實驗室的保安主管也失去了聯絡。行動單位主管認為事態變得嚴峻，但除了加速直升機速外，並無妙法可施。十一點左右，他們趕到農莊，已經有幾十個賓客，全都是安遜家的親屬摯友。他們正在風和日麗之中，共渡一個喜氣洋洋的週六。

行動單位人員慶幸及時趕到，擄劫安遜的行動顯然尚未發動。行動主管找不到警長和兩名特工，只好匯同實驗室的保安主管進入農莊，向安遜解釋事件的嚴重性和他們準備所作的保護行動，亦即是要立即將安遜送到安全的地方。這種屬於不尋常的事件，並非每一個人都可以即時接受，尤其是在一個生日派對之中。國防情報局的行動主管雖然找到了實驗室的保安主管去解釋，但安遜並不認識這個高層人員。其實不單只安遜，事實上，大多數出色的科學家，對那一班高高在上的行政管理人員，實在並無好感，所以亦難記著他們的面孔。而證件並不一定可靠。

安遜正在猶疑的時候，一個賓客突然大叫。他是一個當地退休了的警務人員。他高聲指稱到來的國防情報人員乃是冒充，一定懷有其他的目的。這個時候賓客已經有一點兒的不安情緒，跟著突然有人開冷槍射殺這個警務人員，情況於是立即變得混亂，而每一個人的直覺反應，便是這個賓客是遭到殺人滅口的。安遜自然拒絕跟隨到來的情報人員離開。

行動主管明白敵方的行動已經發動，情勢變得危險和失控。他一邊警告所有賓客立即離開現場，一面下令手下強行將安遜一家帶走。但他忽略了安遜是一個非常出色的自由搏擊能手，十幾個普通的打手根本不能制服他，甚至靠近他。在混亂之中，狙擊手頻頻開槍，阿美跟着被擊中要害，她手上本來抱著嬰兒，昏死之時，雙手無力，嬰兒跌到地上。看到了這一切，安遜急瘋了，第一次用出重手，一拳就打在那個行動主管的眉心上，將他擊斃，同時一腳踢中另一個行動人員的下陰，他搶到阿美和兒子的身旁，只見到倒在血泊中愛妻那睜大的雙眼，在告訴他，他不相信所發生的一切。他抱起了跌昏了的兒子，看見鮮血不停從後腦流出來，知道兒子性命危殆，他狂叫一聲，抱着兒子就向外衝，心裏只想帶孩子趕到醫院急救。可是，他只跑了幾步，只覺小腿一麻，一陣暈眩沖上腦袋，就倒了下去。

當安遜醒過來的時候，第一眼看到的是妮絲。這也是他最後一次看

到妮絲。安遜的生存世界已經完全改變，阿美和兒子當場身亡，父親在過度的驚嚇之下，心臟病發作，稍後在醫院裏過世，母親受不住連場打擊，神智變得迷糊起來，被轉介到輕度精神病療養院。

妮絲告訴安遜她的真正身分是國防部的特種工作人員，他們經過非常艱難的武裝行動才把他從敵方的間諜手中拯救過來。她的秘密身份已經暴露，再不能夠留在這裏了。離開之前，妮絲送給安遜一個吻。

不明白為了甚麼，安遜的腦海裏面好像有個聲音告訴他不可以相信妮絲，並不停的暗示，一切的不幸事故都是妮絲一手造成的。一個月之後，安遜在高度的保安之下，也回到了實驗室裏面工作。可是，由於受到了極大的打擊，他再也不能夠專注地工作了。另外一方面，安遜發覺自己在研究方面的記憶變得支離破碎，已經沒有能力繼續以前的研究。他於是請求辭去工作，回家去照顧年老患病的母親。國家安全部最初不能答應他這個請求，解釋是因為敵方並未放棄綁架他的企圖。只要他一離開國安部的保護網，不但自己，就算是他的母親也必然受到傷害。

一年之後，管理階層發現安遜果然已經失去了研究的能力，留著他在研究組織裏面也就沒有什麼意義，更是極端花錢的，於是決定放棄安遜。國安部於是製造安遜母親病逝和安遜自殺的假訊，替兩人重新安排新的身份，離開加州，來到安德生的那個偏僻農莊定居下來。這一項安排是經過周詳考慮的。第一，安遜並沒有失去他的搏擊能力，故所以極之有資格參加安德生的危機部隊。此外在特種部隊裏面，安遜也會得到妥善和有利的掩護，不容易被敵方捕捉。安遜接受這個身份也有他的理由，因為他想報仇，而初時他以為安德生的部隊是一支活躍的特種部隊。從這一方面觀察，我們也充分了解到安遜的頭腦，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世事是奧妙的，來到農莊之後不久，安遜認識了小鎮的神父，信奉了天主教。一年之後安遜母親逝世，臨死之前，她回光返照，神智異常清醒，叮囑兒子要好好地活下去，要有愛心，不計較地幫助別人，不要讓仇恨俘擄心靈，改變人生。自始，安遜就依靠著母親臨死前那安詳的笑容和她握著自己的手的那種溫暖之情，加上宗教上的支持，去對抗復仇的火焰。

邪惡的心智力量最喜歡俘虜和玩弄像安遜那一類受到嚴重創傷的心靈。在粟米田的那一戰，安遜絕無例外地受到心智力量的控制，而當那種邪惡心智力量被眾人合力擊破的時候，非常明顯，它並沒有離開安遜。它依然控制著安遜，並且賦予他一定的心靈力量，伺機而動。這一個是千載難逢的機會。真是這樣容易可以直搗保安團隊一個總部的控制樞紐嗎？